

我团在上海抗战经过

沈 治

“七·七事变”后，白崇禧飞赴南京，决定全国统一抗战，将部队改换番号。第七军第十九师改称为第一七〇师，师长徐启明，辖第五〇七、第五一〇两旅，调罗活为第五〇八旅旅长，旅辖两团。原第五十五团改称为第一〇一五团，团长黎式毅，原第五十六团改称为第一〇一六团，团长沈治，征补新兵，充实缺额。八月下旬，第七军由柳、庆一带出发。

第一〇一六团原驻宜山。从宜山步行到全县（现全州县，下同），沿途都由各县征调兵夫，搬运行李辎重，一县递送一县。过了全县，辎重由船运至衡阳，部队仍徒步前进。到衡阳后，乘粤汉铁路火车继续北上。沿途所经各地，群众都组织了慰问团，青年男女学生到车上热烈慰问，与官兵亲切握手，赠送鲜花、罐头、生菜、饼干、香烟等慰劳品，军士颇为感动。有些士兵说：“我当兵十多年，打内战打了几十仗，都是自己打自己，实在没有什么意思。现在打日本鬼子，保卫国家，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我们一定要痛痛快快地打一仗，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从这些事情来看，当时民气和士气是非常激昂的。因此，在这次行军中，沿途虽受到敌机的轰炸骚扰，兵士中无一逃亡退缩者。

当时军运非常忙碌拥挤，部队行进异常迟缓，每到一站，都要停留，有时甚至停留半天或一夜。敌机又经常来骚扰袭击，部队在停留时，一遇空袭警报，即下车到远离车站三五里的森林或山丘隐蔽，警报解除再集结车站待发。有一天，火车正在行进，突然遭遇敌机三架，向铁路线飞来，发现我军后，即散开俯冲投弹。我团乘车时，在车头车尾，用哈其开斯重机枪，安上高射脚

架，作好对空战斗准备。当敌机俯冲投弹时，我机枪即以密集火力猛射，敌机投弹数枚，即仓皇遁去。我军未受损伤，仅车上骡马惊骇跳跃，乱成一团。

车到徐州时，车站已发出紧急警报，部队以营为单位，迅速向四面疏散。部队刚刚隐蔽，敌机已临上空，轮番向车站俯冲投弹，一批走了又来一批，由下午五时左右直到黄昏，车站附近铁轨被炸坏一段。是夜夜半，铁轨修复后，我团仍继续向海州前进。

桂军原是一师三团，抗战时增为一师两旅四团。新增的一团，召集第一、二届退役士兵（广西已实行征兵制，已有两届回乡退为第一预备役）在柳州组成，大多数是老兵，班长以上都久历戎行，乃久经训练的广西精锐，战斗力是相当强的。

第七军到达海州后，在连云港构筑工事，担任海防。第一〇一六团为军总预备队，驻海州附近。是时敌机天天来侦查、轰炸，然各部队早已司空见惯，不拿它当作一回事了。

在连云港担任海防约半个多月，第七军奉调到上海作战。我团是先头部队，于 10 月 11 日先到上海，初到时归胡宗南指挥。我见了胡宗南，他对我说：“桂军打仗，冲锋是很勇猛，但无持久力，几次冲不上，那就完了。现在对日作战，不能凭一鼓作气，敌人火力占优势，我们只有凭借工事和他作持久战。白天我军活动很少，就要利用夜间加强工事，才能减少损伤，与敌持久。”并告诉我，守江湾的部队，打得很好，两个月来，阵地很少失守，他的作战方法是：在阵地前面派遣战斗群，用少数兵力固守据点，待敌人突破据点向我阵地攻击时，我军就很容易将敌击退等语，并鼓励我几句，随即拨我团归第一师李默庵指挥。

我由胡宗南指挥所回团后，马上召集全团官长讲话，告以我团开赴前线归第一师指挥，并要求各部参加战斗后，特别注意做工事，减少损伤。随即由军部派人带我们向洛阳桥前进。是夜 9 点由驻地移动，夜半 2 时到达洛阳桥前面。我去第一师指挥所，

见了师长李默庵。李对我说明前线一般情况，并告诉我：“敌人开始攻击，必先用炮火和飞机轰炸，然后步兵前进；我们必须在敌人用火攻攻击时，力求隐蔽，减少损伤，注意监视敌人行动，敌步兵前进时，即以火力歼灭他；万一不幸阵地被敌占领，根据作战经验，乘敌立脚未稳，迅速反攻，就很容易把阵地夺回；若不及时反攻，敌人把工事构好，就是费很大的气力，也不容易拿回。现在你们刚来参战，准备给你们见习几天，目前暂不使用你们……”随后，由师部派人带我团到达前线。

当时上海外围所有村庄，都被敌机炸毁，断墙颓垣，无一间完整房屋。我团到达指定位置（距洛阳桥约五六里，小地名已记不起）即分班构筑掩蔽部，利用崩倒房屋的木梁木柱架设掩体，再覆以土，星夜工作。天明前全团官兵已进入掩蔽部休息。到达前线第一天，我团未参加战斗。

敌机整天在上空盘旋，上午 5 时左右，即可听见机声，直至下午 8 时，战场上始沉寂。9 时以后，才是我军活动时间，调动部队，煮饭烧茶，都是在夜间进行。

敌机对被炸毁的村庄，不时投掷炸弹，实行威力侦察。我团待命的地方，曾经几次被敌机投弹，但我团士兵沉着不动，故敌未发现我军目标。

当天我在村外视察敌人活动情形，敌机一发现我后方部队目标，即轮流俯冲投弹。当时我炮兵威力极其微弱，当我炮兵对空射击时，敌机一发现目标，即在上空投下黑布带，敌人地面炮火即向敌机指示的方向猛烈轰击，我炮兵遂被压制。我在上海作战前后 10 天，只在第二天中午见我军飞机 5 架，飞到前线上空。当时所有敌机均攀升高空，我机与敌机在高空周旋了几转，就飞去了。此外，只于夜间听闻我机飞到黄浦江面攻击敌舰。上海战场的制空权，完全操在敌手。就是炮兵也完全受制于敌。

我到前线的第二天（时间大约是 10 月 13 日）上午 10 时，接李师长电话。说湘军某处阵地被敌人突破，命我派兵两连，夺

回原阵地。我接电话后，即刻派第三营八、九两连（由营附率领）就地图上指示位置，向该阵地攻击前进（该阵地是第一师与湘军衔接处）。八、九两连即以疏散队形接敌前进。中午后，据该连派人回报，与敌激战约一小时后，已将敌人击退，夺回原阵地。九连连长负伤，士兵亦伤 10 余人（侵入阵地的敌人仅百余人左右）。下午 5 时，湘军部队仍派人接防，我团官兵撤回待命。

次日下午，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到达上海。我在电话里将上述事实报告廖磊。廖磊很高兴。在电话中说：“我军第一次与敌接触，即夺取阵地，很好！很好！九连连长即升少校，传令各部，以示鼓励”云云。

第三天（10 月 14 日）下午一时左右，接李默庵电话，谓该师正面情况不明，电话线被炸断，亦未修复，阵地恐已不守，要我派兵一营到前线增援。我接令后，即派第一营前往。第一营以疏开队形，一个连接一个连前进。敌机轮回向我部队投弹扫射，我部士兵虽在轰炸威胁下，毫无畏缩，每当敌机投弹时，听闻炸弹冲破空气的嘘嘘声，即行卧倒，炸弹爆炸后，又继续前进。在通过这段距离时，有几颗炸弹落在队伍中间，虽距部队十来米，士兵竟无伤亡者。一营到达前线后，了解前线并无变化，于黄昏后仍归还待命。

10 月 15 日，桂军开始接受战斗任务。是日上午，廖磊派人找我到前敌指挥所（在上海作战时，廖磊被任为前敌指挥官），廖就地图上指示了一般形势后，对我说：“我们现在已奉命参加作战，今晚接管胡宗南军防地。”接着在地图上指示了第一〇六团的作战地境，画了一个圈，慎重地对我说：“你团就守这一线阵地，右边与黎团（第一〇一五团），左边与颜团（颜僧武团，即第一〇二二团）衔接，纵深到那一线（用铅笔指示）。坚守阵地，与阵地共存亡。你们生也在这个范围里，死也在这个范围里。若无命令，有敢擅自脱离守地的，无论任何官兵，只有拿来见我。”说完后，问我几天来部队的情况，谈了一会，就叫我

回团作好准备。

是夜我团进入阵地（小地名记不清，即是洛阳桥前面约五六里胡军的原阵地），胡军撤出。我到第一、二营阵地视察后回到团指挥所。我军换防，敌人并未发现，只有敌人的曳光弹，不时一连串一连串的射来，前线枪声沉寂。

由 10 月 16 日到 10 月 20 日这几天，敌人每天都发动三几次的攻击，都是先以炮火炸弹向阵地猛攻，然后步兵前进。每次攻击，兵力并不大，只是一个排，最多的不过一个连，都被我守兵击退。20 日那天，敌人连续发动五次攻击，最后一次，敌军已接近我第二营阵地前。我营士兵，顽强固守，敌人射击精确，我营颇有损伤，但我军以炽盛火力向敌人射击，敌亦不敢前进。相持至黄昏。入夜后，第二营派出出击，然敌已于黄昏后撤走，仅有少数兵力在第二营阵地前面活动。我军出击后，遂将少数敌兵驱逐，仍固守原阵地（我军乘夜用担架搬运伤兵）。

21 日拂晓，敌军炮兵集中火力向我第二营阵地攻击，飞机亦轮回向第二营阵地投弹，大炮声、炸弹声连接不断，好像过年烧鞭炮一样。我第二营阵地被摧毁很多，掩蔽部也有被炸崩的。由天亮前直至上午 9 时，敌军炮火从未间断，接着敌人步兵出击，我第二营守兵仍沉着应战。

缘上海附近地势，一片平地，没有小丘高陵，随处都是水沟，只有一些墓地，标高三两公尺，形成小阜。我第二营阵地，就是这样一个小阜，阵地突出，射界较广。第二营营长王有清，是跟白崇禧当卫弁出身，过去作战，一向烂打，所以我派第二营固守阵地。

约一小时后，接第二营营长王有清电话：“敌坦克 5 辆，向第二营阵地突击，掩护大队步兵前进。”王营长亲到前线指挥，当时我团平射步兵炮已被军部调到别处集中使用，我以电话报告旅长，请求调还我团平射炮排，然一时亦无法调回。过了一段时间（约四五十分钟），前线枪声反趋沉寂，敌炮延伸射程，向我

后方射击，敌机亦向我后方投弹轰炸。我团通讯排掩体，被敌机轰炸，总机及通讯士兵被崩塌的土木压埋，电话中断；特务排部分掩体也被炸崩，一面派人挖掘被压埋的人员和物资，一面扶伤救死。我为了要明了前线战况，派传令兵到前线联络外，自己亲自跑到村外林沿用望远镜观察前线情况。不一会，见第二营司号中士由前线跑来，我向他询问战况。他说：“二营营长王有清阵亡，阵地被敌人占领。敌人坦克冲到我阵地前，我守兵与敌战车混战，打成一团，阵地全被炸毁，官兵死亡殆尽……”正说话间，又有三五名士兵由前线跑来，询问情况，知第二营阵地已落敌手，我遂令第三营李营长，率步兵两连，重机一连驰赴前线，向第二营阵地反击，第九连作团预备队，随我向前线跟进。第三营即以疏散队形，一连接一连前进。这时敌机虽跟着我军出击部队轰炸，我出击部队也顾不得敌机的轰炸，向前线跑步出击。敌人炸弹连续在村边、树林上空爆炸，树枝树叶被榴弹打断，纷纷飞落。第三营出动后，我率特务排赴前线督战（第九连暂留原地待命）。在前进途中，团附徐图被流弹所伤；激战中，团附李寿民阵亡。第三营几次冲击，战斗极为激烈，枪声、炮声、杀声连成一片，几经激战，才将第二营阵地夺回。阵地前躺着敌战车 3 辆（小型坦克，前面一挺机枪，后面一门小炮），第二营司号中士指着阵地对我说，他随营长到前线指挥，当敌战车冲入我阵地时，某连附、某连长率领士兵向敌战车冲击，战士们用手榴弹轰炸战车履带，向战车展望孔投掷，我官兵以肉体与敌战车搏斗，混成一团，全部牺牲。缘当时训练士兵对战车的作战方法：1、以平射炮对敌战车射击；2、以集中数枚手榴弹轰炸战车履带；3 以手榴弹投入战车的展望孔；4、射击战车后方的随进步兵。因此当敌坦克冲入我阵地时，我官兵以血肉和敌战车搏斗。惨重牺牲，阵地仍不能保。

第二营阵地夺回后，战斗一时清静。我考虑怎样把敌战车拖回后方报功，但又无法搬运。随后我就转移到第一营与第三营的

后方，以便指挥第一、三两营。这时已到正午，我一面派人报告旅长，一面派人收集第二营逃散士兵（第二营官长全部牺牲，只剩下士兵二三十人）

下午二时左右，敌人又发动第三次攻击。敌坦克四辆，向我阵地冲来，战斗又在猛烈进行。右翼第一营阵线动摇，第一营谢营长退下火线见我，向我报告战况后，我命他仍回原地固守，不得后退。不久，第三营营长又由火线退了下來，第三营的班长也有由前线退下来的。我见情况危急，亲往督战，督率部队，仍向前线攻击。正激战中，我两足受伤，当时第三营阵地，又被敌人占领，第一营阵地一部已向后退。若我因伤脱离阵地，则第一、三两营阵地恐不能守，况且敌坦克一辆距我不过 300 米左右，我两脚负伤不能行动，要人背负，目标显著，亦难脱离敌人火网。我遂决定暂时不离火线，待黄昏后再行离开。一面包扎伤口，一面交代第九连归还第三营建制，以特务排监督前线官兵，一律不准后退，就这样支持到入黑后，才由特务排黎排长背我下火线。

那天在敌人总攻击之下，各处官兵伤亡很多，洛阳桥附近公路两侧，满地都是伤兵。由上海开来的救护车，轻伤的争先攀登，重伤的无法上车，敌机不时飞来投弹扫射，呼号之声，惨不忍闻。秩序混乱，无法维持，竟至救护车也无法开动。我负伤后，师部曾两次派车送我到上海，因我未下火线，所派汽车，均为别个负伤高级人员乘去。我下火线到旅部报告战况后，即用担架抬我去上海，途中又遇空袭，直至第二天黎明才到上海。救护车接我到野战医院后，见伤兵人山人海。医师通宵达旦忙个不停，只是草草的给我敷上一点药，就算了事。随后我的左脚伤口发炎，红肿化脓，医师只是草草的施过一次手术，但伤口仍然越肿越大，延及全腿。我见医院太忙，实无法专顾，遂迁入法租界法人办的广慈医院就医。经过 5 次手术，卧床两个多月，才能勉强行动，后转回柳州军医院继续治疗，虽获痊愈，但行动则不甚方便了。

当我离开阵地后，是晚，我军举行反攻，所失去的阵地已完全夺回。据我团来上海看我的官佐说（军医主任段福来，军需李漠臣等），夺回我第二营阵地时，见阵地战壕内外到处都是死尸，枪枝弹药丢得随处都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来清理。阵地夺回后，仍由我团第一、三两营固守，团长职务已由第一营谢营长代理。

上海撤退时，谢代团长担任掩护队，与敌作战阵亡。第三营李营长于撤退时被敌机炸死。部队退至孝丰后整编，第一〇一六团只编得两个连，第一〇一五团编得三个连，拨归第一〇二一团谭何易团。

是役，桂军的伤亡惨重，战斗也非常激烈。在敌人陆、海、空军联合攻击下（黄浦江上的敌舰，对上海战场也发挥了舰炮的威力），有些部队连敌人都未见过，已被打得七零八落，我军硬以骨肉之躯，与敌人拼搏，所以伤亡惨重。总计上海战役第七军伤亡过半，死伤旅长庞汉祯、夏国璋、秦霖等六七人；团长廖雄、谢鼎新等 10 多人。

上海抗战亲历记

刘维楷

日本帝国主义继“芦沟桥”事变之后，又发动“八·一三”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强烈要求蒋介石政府放弃“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采取拯救民族危亡的全面抗战。蒋介石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之下，迫不得已接受了抗战主张，揭开了抗战的序幕。

我军（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奉命参加上海保卫战。兹将我团在上海抗战的概况，略述如下：

战斗序列及部队长姓名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辖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第七军（军长周祖晃）辖第一七〇师（师长徐启明）、第一七一师（师长杨俊昌）和第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第四十八军（军长由副军长韦云淞代理）辖第一七三师（师长贺维珍）、第一七四师（师长王赞斌）和第一七六师（师长区寿年）。第一七一师辖第五〇八旅（旅长罗活）和第五一一旅（旅长秦霖）。第五一一旅辖第一〇二一团（团长谭何易）和第一〇二二团（团长颜僧武，作者系该团少校团附，担任中校团附职务，还有少校团附杨祚增），第一〇二二团辖第一营（营长农有济）、第二营（营长陈经楷）、第三营（营长覃锄平）、迫击炮连（连长甘达襄）和特务排（排长韦某）。

战斗部队编组及兵力

一〇二二团辖三个步兵营，一个迫击炮连（炮四门）和一个特务排（手枪），营辖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关枪连（四挺），连

辖三个排，排辖三个班，每班约有十余人，估计全团战斗兵 1500 人。

战场地形

我团战斗地点在洛阳桥附近，一般地形是平坦、开阔的棉花地，沟渠纵横交错，间有数间茅屋，屋旁有数株独立树。这种地形难于防守，构筑工事，只能挖立射散兵壕，如欲加强工事挖掘扩散兵壕，则壕底冒出水来，只能加高胸墙，以补工事之不足，但如构筑得太高，又暴露目标，反而不利。为了加强防御工事，只有在阵地前挖外壕、陷阱，以阻击敌人。战场由于沟渠纵横交错，部队间的通讯联络，受到影响。

战斗前的准备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团于 1937 年 9 月间，从广西开到连云港，作参战待机的准备。这时，特别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激发民族优越感，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宣传教育中心。同时，结合讲述《步兵操典》的“必死不死、幸生不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重申《连坐法》，强调“保家卫国”的精神，以激发官兵的爱国情绪，守土有责的思想。

加强战斗技术训练。在备战期间，除照常进行一般的战斗技术训练外，鉴于制空权操在敌人手里，为了发挥战斗技能，特别侧重夜间战斗教育，加强冲锋、肉搏、格斗的技术训练，讲究通讯联络方法，使官兵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战斗实施

当上海抗战紧张阶段，我军于 1937 年 10 月间从连云港用火车运送兼徒步行军到达南翔，参加作战。途中时受敌机空袭，迟滞了行进。

团于 10 月下旬，接替胡宗南的第一军防务，但该军尚未等候接防部队到达，竟先行撤退了。因此，我团只能按地图所示的位置，前去接防。

团的战斗地点在洛阳桥附近，左翼是第一〇二一团（团长谭何易，属第五一一旅），右翼是第一〇一六团（团长沈治，属第五〇八旅）

团的配备，以第一第二营为第一线，第一营在右，第二营在左，第三营作为团的预备队。由于阵地正面狭窄，仅有三四百公尺，每营只担任一二百公尺的正面，因此，营的配备第一线，只派一个连，其余作为营的预备队，团属迫击炮连，控制在团指挥所附近。

团属特务排，改为督战队，在团担任守备的范围内，检查前线退回的官兵，有无临阵脱逃的情事。轻伤者不准退下火线，违者逮捕押解团指挥所讯办。结果，由团指挥所宣布枪毙了第一连、第四连临阵退缩的两个士兵，通令第一线各部队知照，这样，就起到了稳定战局的作用。

团加强卫生队（即担架队）工作。原有担架人员不敷使用，由团部后方负责人（军需主任，忘其姓名）组织民夫队，有二、三十人，协助卫生队工作，他们抱有同仇敌忾的精神，踊跃参加担架工作。卫生队到前线抢救负伤官兵，运到团医务所，由民夫队接运到野战医院。阵亡的官兵，就地掩埋，重伤的官兵，能脱离火线（轻伤的不下火线）。这样，就安定了军心。

团接防后的翌日，敌人开始向我阵地攻击：先是用飞机侦察，放气球，指示炮兵射击目标；继而敌机协同炮兵，猛烈向我阵地轰炸、扫射和炮击；同时，用坦克开路，以步兵向我阵地猛扑。跟后，敌炮兵延伸射程，阻止我增援部队的前进，敌机协同炮兵，扫射及轰炸炮击我增援部队。我第一线守兵，在敌机敌炮轰炸、扫射的时候，躲入掩蔽部，避免牺牲，等到敌步兵发动进攻时，迅速进入阵地，猛烈射击敌人。当敌进到我阵地时，为了

加强火力，第一线各营将预备队中的一个连，加入火线，把敌人击退回去。战斗中，敌机数架在我阵地上空，轰炸、扫射，团预备队（第三营）派出几个班，用轻机枪按照平时训练对空射击的方法，向低空飞行的敌机（高度 300 米，为轻机枪对空射击最适宜有效距离），猛烈射击。当天晚上，前线两个营各组织几个突击队，夜袭敌人阵地，以挫其锋。敌人夜间不敢出击。

第二天，敌人倾巢而出，重点指向我左翼，战斗的激烈，数倍于第一天，过去我对“枪林弹雨”、“弹如雨下”，体会不深，经过这天的战斗，我才深有体会。炸弹声、枪炮声，胜似除夕的鞭炮声，战场顿时变成火海，烟雾满天。由于敌人猛攻，战况紧急，团长颜僧武指挥预备队出击，腿部受伤。右翼线营长农有济亦负伤。左翼线营长陈经楷，身先士卒，率队出击，臂部中弹，仍坚持战斗，后被击中腹部，壮烈殉国。预备队营长覃锄平，指挥部队出击负伤。第四连的一个班长李达愚，抱着集束手榴弹（长柄的），奔向敌坦克投掷，炸毁坦克，自己也英勇牺牲。这天战斗，反复冲锋肉搏，阵地忽失忽得者凡三次，喊杀之声，震天动地，终于稳住了阵地。当天晚上，第一线各营仍组织突击队，向敌阵地夜袭，扰乱敌人。

第三天，将团预备队第三营与第二营换防，第二营作为团的预备队。这时，团长颜僧武下了火线，由我代理团长，第一营营长由连长马挺之代理，第二营营长由营附覃道德代理，第三营营长由营附刘国群代理。当天，敌人继续向我阵地猛烈攻击，仍然采用原来的战法，而我照旧对付它，敌不得逞，我还能守住阵地。黄昏，师长杨俊昌叫我到师部指挥所接受口头命令，他说：“今晚 8 时开始撤退，向嘉定集结，派人到师部联系，你回去布置。”说完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遵令回去办理。”他表扬我说：“你还有点胆识。”我回到团指挥所后，立即下命令，规定于 7 时 50 分向敌猛烈射击，制造假相，欺骗敌人，从晚 8 时起即开始撤退。除留极少数守兵在原阵地作掩护，过半小时后自行撤

退外，其余均脱离火线，到团指挥所集结。这时，团的预备队，亦作掩护的姿态。当天晚上，月明如昼，行动较为便利。阵亡官兵都掩埋清楚，重伤官兵亦已送走，并在阵亡营长陈经楷的墓上，立有“烈士陈经楷之墓”的木牌，以慰忠魂。

颜僧武和我，白天在团指挥所，观察敌情，指挥作战，黄昏后，到前线视察，鼓舞士气，稳定军心。在我们离开指挥所时，留下团附杨祚增担任通讯联络，不使中断。

我方支援炮兵，白天怕敌机轰炸，隐蔽起来，晚间盲目射击，由于敌我距离过近（仅二三百公尺），加之发射有偏差，往往炮弹落在我方阵地。因此，前线时常报告，要求我方炮兵，延伸射击（晚间敌炮兵很少射击）。

关于给养方面，由于白天输送怕敌机空袭，晚间又易迷失方向，因此，主副食品很少送到，官兵惟有干粮充饥，战斗力颇受影响。

战斗后的措施

团从第一线撤到后方，即行整理，继续向嘉定前进。在行进中，与友军混在一起。公路上挤满了队伍，分不出行列，简直不成队形。大家互不相让，蜂拥奔逃，争先恐后，乱成一团。丝毫不像有计划地撤退。

到达嘉定后，即行整编。原有 1500 人，经过这次战斗，仅剩下 500 人，伤亡了三分之二。因此，仅能编成一个营，辖步兵三个连，机关枪一个连，以连长马挺之升为营长。其余的连长，都伤亡了，只能从剩下的资深排长充连长。其中有姓蔡的，就是由排长升连长的，排长缺由班长补充，班长缺由列兵顶补，勉强编成一个营（团仍保留番号，继续指挥作战）。

团为了鼓舞士气，继续作战，对在上海抗战阵亡将士，举行追悼会。特别对英勇杀敌、奋不顾身为国捐躯的营长陈经楷、班长李达愚表示哀悼。会上，鼓励官兵，要为烈士报仇。

团在嘉定大小潘，占领阵地（野战工事），作掩护队（有小战斗），继而转移到常熟，在金家宅占领阵地（野战工事），作掩护队（有小战斗）。之所以未进入国防工事，是因为国防工事碉堡的钥匙，交当地保甲长保管，当兵慌马乱之际，保甲长均逃走了。仓促间找不到钥匙，致使既设工事，不能利用。

团最后转移到无锡，沿太湖向浙江转移，到达安徽合肥整补。上海战役到此，告了一个段落。

第二十一集团军在沪浙皖战场

蓝香山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今北京）西南的芦沟桥发起进攻，8月13日战火蔓延到上海，于是中国人民对日抗战全面开始。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民族正义感和爱国运动高潮的压力下，参加了全国抗战。8月4日白崇禧应蒋介石之邀飞抵南京，任蒋的最高统帅部副参谋总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设长官部于徐州；同时成立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任总司令；成立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任总司令；桂军向徐州、海州集中，支援德州、济南方面的作战，并准备迎击由沿海自青岛以南至连云港之间来犯之敌。

第二十一集团军的成立

桂军动员，白崇禧早有腹案，所谓第五路军原辖有第七军、第十五军（后改第四十八军），1936年以前第七军廖磊部辖周祖晃、覃连芳两师。第四十八军夏威夷部辖黄镇国（患重听）、王赞斌、韦云淞三个师，每师辖三个团，五个师共15个团，另有谢鼎新一个独立团，一个警卫团，共17个团。早在1935年我任总部交通处长时，白崇禧密嘱我：须于两年内完成16个师所需有线、无线通信人员和器材动员准备原是为对付蒋介石的。1936年“六一运动”，李、白借抗日救国之名，行反蒋之实，已试用此计划，即于必要时将十几个团扩编为16个师。抗日军兴，以对内原方案转移对外，可谓心中有数。

动员的干部选定：师长级以上的人员，据总部政训处长潘宜之在旧皇城总部李宗仁的办公桌上窥见动员名单并向我透露：军长、副军长级以原任五个师长升充，如周祖晃、韦云淞、覃连

芳、王赞斌等，另以在南京陆大已毕业和未毕业中将级的张淦、莫树杰、徐启明、何宣等准备充任。师长级以原任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少将级的团长如程树芬、苏祖馨等先升充，另以军校少将级的科长、班主任如贺维珍、俞星槎等和总部少将级较年轻的处长如黎行恕、蓝香山等准备充任。由于我平时服务态度惟白崇禧命是从，不大接近李宗仁，他对我固然有些成见，但人事决定权操之于白崇禧，李宗仁不过表面装黑脸，实际是白崇禧不肯轻易给我带兵。当时，廖磊、夏威均到桂林参加动员会议。某日我访他两人于乐群社。据夏威说：“我军此次动员采用‘中央’乙种师的编制，每师辖两旅，每旅辖两团。旅长级以部队上校团长及曾任团长的幕僚和民团副指挥官升充，如颜僧武、刘振平、苏新民等。团长级以资深的营长和优秀的参谋升充，如李本一、张文鸿等。营长级以军校高级班毕业，现任上尉级的参谋和副营长及资深的连长升充，如李祖霖、凌云上等。连、排长以军校学生、部队中资深的排长和班长升充”。各级干部均系白崇禧所素知的亲信，李宗仁只能听其摆布而已。

动员的兵员和装备：自 1932 年以来，白崇禧高喊“寓兵于团”的政策，积极办民团，于省内桂、柳、邕、梧、龙州、平乐、天保、百色八区，设民团指挥官督练，至抗战前夕，全省受过训练的壮丁，白崇禧自称：已达 120 万人，一旦动员令下，各县长强抽硬拉，全省可成立 60 余营，20 个团所需兵员，不难足额。1932 年以来，白崇禧每年向德国订购新式步枪一万枝，至抗战前已购进 5 万枝，除换给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外，尚存 3 万枝，勉强扩编三个军所需。同时购进钢盔 5 万顶。从外表看来，“器械利、卒服匀”。至于服装，总部自设有被服厂，从“中央”领得动员费用做五、六万套军服，桂、柳、邕各厂连夜开工便可赶制完成。

第二十一集团军的编成：廖磊任总司令，第七军军长由师长周祖晃升任。第七军辖第一七〇师（师长为徐启明）、第一七一

师（师长杨俊昌）、第一七二师（师长程树芬）。第四十八军军长韦云淞，辖第一七三师（师长为贺维珍）、第一七四师（师长由副军长王赞斌兼任）、第一七六师（师长为区寿年）。

8月下旬，第二十一集团军已开到徐、海集中。白崇禧自南京电调我和军校工兵科长刘勤、高级教官李晋阶赴前方，拟任我们为战区和集团军的工兵指挥。我们到南京后，白崇禧命我们以第十一集团军高级参谋名义，赴黄海视察日照至连云港间的国防工事。这工事是由税警总团长黄杰负责建筑的，于战前以钢筋水泥构成的各个重机关枪掩体，未构设阵地线。由我们视察后，拟定阵地，编成计划，再构设阵地带。我们视察时，第七军已有一个营在连云港东连岛，两个团在西连岛构筑工事。廖磊已进驻海州。由于1933年我参与柳州城防工事的设计，住在廖磊家近三个月，因而情感较融洽。某晚在海州，我到廖磊总部闲谈。他说：“我们部队新兵太多，此次作战全靠干部，如干部不卖命，作战就无把握。参谋长刘清凡人太老实，应敌能力较差，韦世栋（云淞）年已衰老，王佐才（赞斌）不学无术，实感帮手不得力。你这次未带兵是广西对你不起，有机会帮我忙吧”。次日我拟编阵地的方案请他核定。他说：“海岸线太长，以我们现有的兵力难以阻击敌人登陆。重点放在连云港，是要坚守的。工事缓一步进行，请你先回南京吧！”原来第二十一集团军已另有任务了。我返途经过徐州，第十一集团军参谋长何宣率领该总部人员已到徐州。何说：“架式已摆开了，却无一个兵”。

8月底我从海州回到南京，迳赴中山陵园原张学良住宅的白崇禧住处，拟报告视察东海工事的经过。白说：“你先听刘任（高级参谋）讲述上海战场的情况吧！”当时，不知第二十一集团军已向上海开动，也不知廖磊已到南京。刘任讲毕，白崇禧唤我到他寝室里，说“现命石云飞（化龙）为第二十一兵站分监，廖燕农（磊）不欢迎，希望你帮忙，你意如何”？我说：“后勤业务无经验，恐难办好，今大敌当前，只有服从副总司令（桂军对